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76 期 | 2015 年 9 月 20 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龚建星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编者的话

“老三届”,是指在 1966-1968 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

“老三届”们在“文革”前期,受一声号令,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的他们,都已过了退休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甚至有了第三代),成为当今社会最具沧桑感、最富生活经验和处在亲友关系最中枢位置的特殊族群。我们新推“老三届”专版的目 的,是想为这一族群提供一个交流和服务平台,便于他们为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版面上所说的“老三届”,是个比传统定义下的“老三届”更为宽义的概念,泛指在“文革”中经过“上山下乡”以及在外地或本地的农场、工矿、集体单位工作乃至滞留在城镇无业的所谓“知识青年”,因此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设置了一些栏目,如青涩时光、蹉跎岁月、蓦然回首、插兄插妹、人生驿站、返城以后、难忘旧谊、向晚心情、活在当下等等,希望能适合“老三届”们的话语体系。

“老三届”们,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真实的一面,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你们曾经和当下的生活状态吧。



“我是老三届”





朝影夕晒

冯学敏, 著名摄影家,69 届初中毕业,1970 年从上海去澜沧江畔的云南西双版纳景洪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营六连(现改为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四分场六队)工作。

1979 年离开云南去北京工作。1982 年回上海工作。现旅居日本。

左图:1970 年 7 月(17 岁)在六连茅草房门口留影。

右图:2000 年 7 月在六连同 一地方留影。不过,昔日的茅草房已改为砖瓦房了。



人生驿站

一只菜主义

文/ 中拾

所谓“一只菜主义”,是我私心自诩的“主义”。“一只菜”,就是每顿饭只食一只菜;变成“主义”,说是人生格言那是自吹,其实不过戏言而已。可不是,如今高消费时代,我哪会每顿饭只吃一只菜呢?

人生几十年,曾经历许多“一只菜”的日子。

第一只“一只菜”是我童年的记忆。小时父母双职工,我和妹妹每天中午吃居民食堂。那时候,是真正的“一只菜时代”,不论大人小人,每顿一律一只菜,或“大排青菜底”(一块大排下垫青菜),或烂糊肉丝,当然,只吃一只蔬菜的也大有人在。

可是,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叫幸福。

初中毕业,被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到西双版纳农场开荒。虽然仍是“一只菜时代”,但这“一只菜”每下愈沉了。每月人均一两多油,部分还是农场自制的橡胶籽油。橡胶籽油毒性未能尽除,吃起来哈喇喉咙,令知青们食之色变。煮茄子、煮空心菜、煮卷心菜、煮南瓜,是为四大菜系,有盐无油,难以下咽。相比起来,我宁愿吃菜汤。因为菜汤上尚有油晕——可不是油花——能闻到些许油香。还有最著名的一只菜——盐巴汤。制作方法是:热锅放少许油,冒烟投入盐巴煸炒,然后倒入几大桶水煮沸。一年中许许多多的日子是盐巴汤的日子……

知青们饥肠辘辘,面有菜色,每顿能有一只稍有油水的炒蔬菜吃,成为知青们幸福的标准。

在我因营养不良直掉头发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副业队的知青忽然向我发出“请客”的邀请。那年头,知青们是不大有底气请客的。我带着期盼去了。

原来,他研制了一只“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菜请我品尝。以若干顿不去食堂打菜的代价,换来几条生的老茄子。老茄子去皮,切成条,小油锅倒入油,放几瓣拍碎的大蒜——这是关键的秘密武器——他探亲带来的。放盐,倒入茄条翻炒。一大碗蒜末茄条就着大碗米饭,在数分钟内被我、他及他的女友一扫而光,其间一句话都没有。食毕,他问道:“是不是打耳光都不肯放?”我当即表示高度认可。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随后翻天覆地,我的人生也发生逆转,回到城市工作。但积习已经难改。刚开始在家吃饭,妹妹说我傻,“哥哥怎么不吃菜的”。吃饺子蘸剩下的酱油醋,我舍不得倒掉——因为在农场,这点剩蘸料,足以让我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

生活越来越好,好到大家常可在饭店酒酣耳热。可是,我却尝尝惦念着那些(篇幅所限,不能多列举)让我垂涎的经典的“一只菜”。于是在家自制以怀旧。清炒青菜配点鲜辣糊,咸肉片炒卷心菜,蒜末炒茄子或空心菜梗,还有干辣椒南瓜汤。每次一只,一大碗米饭,食毕,再添半碗。有时候我都吃怕了,一大把年纪了,都吃了六七两米饭了,还想吃啊?

吃“一只菜”让我通体舒服。人在自然,人在社会,你多人少,穷奢极欲,何其愧哉!



青涩时光

某日,一首《同学会》的歌曲视频,令我怦然心动,触发了埋藏已久的怀旧情结,随手取来纸笔,作词作曲,一气呵成。其中部分的歌词采用了 Rap 的形式,把记忆中的场景说出来,比如“那爱嘟小嘴的玉玲,那爱赌饭量的青龙,那挤我被窝的莉萍……”

视频做成后,发给了农场老战友。第一时间回信的是玉萍:“这些场景使我回想到了那个年代。里面的人物红妹是我们排的,还有些呢?”我回道:“那挤我被窝的莉萍写的就是你呀,本想全部用真名的,怕人不乐意。现每人各取一字,还能多写进几人,愿者可自行对号入座,岂不更好?曾记否,有次你要到我上铺来,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吗?”她问:“不记得了。真的吗?”感觉想说的太多,我们就索性通起了电话。我说:“因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刻,所以才毕生难忘啊。有次,你一边踩踏脚板,一边与旁人说话。结果一脚落空,人就往下掉。掉的时候,瞬间拽了我一把。把我整个的上半身都拽出了床外。我两手在空中拼命地乱舞,想去抓什么却都抓不到。千钧一发之际,终

哦,农场老战友

文/ 陆华芬

于抓到了一个平时放在床头边的饼干听,还是个空饼干听,于是人就平衡了过来。后怕不?着实是体验到了救命稻草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她说:“你人好命大。”我道:“不是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

于是她与我聊起了同寝室的宋建滋,是她的中学同窗。我说:“她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与田绍龙赌饭。为了那一毛五分钱一客的红烧肉,个子不到一米六的她,竟然一口气吃下了一斤二两大米饭,把我们都看呆了。”玉萍说:“是啊,那时的红烧肉也的确够香、够诱人的。一客没几块,切得又小又薄。那食堂师傅舀一勺,还要抖几下,把肉多抖掉点。”我接口道:“记得田绍龙败下阵的时候,还不甘心地调侃一句:‘依是橡皮胃啊?’后来这句话还流行过一阵呢。”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的,聊多久都嫌不够。

接着是玉仙的回信:“想当年,我俩挤在一个被窝里。那个亲热劲,至今回想还记忆犹新。”玉仙是我下面一届的,性格文静,为人真诚;个儿不高,属小巧玲珑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

与我同行,边走边嘟起个小嘴,细声慢语地对我述说。而我则很有耐心地听她说,视她如小妹妹一般。至于说她也挤过我的被窝,倒有点想不起来。她补充道:“我俩睡一个被窝,还好长一段时间呢。寝室里有闵静芳、小咪咪,另外两个是农场小分队的。”我问道:“哦,经你这一说,想起来了。那个胖乎乎的会唱京戏,那个瘦瘦的名字很好听,叫闵安琪,是不?”她回道:“就是啊。也许我们当时是二排多余的,认为我们表现不好,才把我俩与养猪班的安排在一起。”我回复她:“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可从没认为自己不好。怪不得你会不乐意,爱嘟小嘴呢;也怪不得你的这段记忆那么清晰,而我则模糊淡忘了。”

说实话,我也屡遭白眼,挺伤自尊的。倒不是耿耿于怀,只因当时都太在乎要做个表现好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与记忆。这个,菊清也有提起:“我回沪后,老做农场的噩梦。大聚会后,就再没做过。我想自己当初也一定是太紧张、太在意了,怕不被认可,就会失去上调的机会。”

“哦,原来当初并不是我一个人在遭白眼啊,还有好多人与我是同类耶。哈哈……”我给玉仙发去了这段话,顺便发了几个龇牙大笑的表情符号。